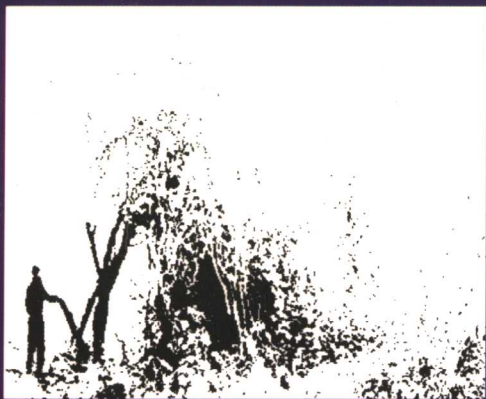




李逸著

胡蓝音寂

上海三联书店

I267
478

胡 蓝 音 寂

著 者 / 李 逸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蓝音寂 / 李逸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4

ISBN 7-5426-2065-7

I. 胡… II. 逸…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2570 号

胡蓝音寂

著 者 / 李 逸

特约编辑 / 范坚刚

责任编辑 / 朱慧君

装帧设计 / 李 逸

监 制 / 林信忠

责任校对 / 田 波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shsanlian @ 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铁路局上海印刷厂

版 次 /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176×124 1/32

字 数 / 70 千字

印 张 / 5.25 插页 6 张

印 数 / 1-3000

ISBN7-5426-2065-7

I·234 定价: 12.00 元

目 录

艾米粒的秘密	(1)
长不大也能成人	(9)
妹妹,我是个诗人	(31)
我们从小爱电影	(61)
小星的衡门	(85)
陟 岵	(103)
智人何谟	(153)
歌代嘯	(156)

艾米粒的秘密

序

那段时间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搬家。

我又找到了房子，在 GORSE CLOSE 一带。第一印象是白色，夏天的那种白色。

我想到了哥哥的话：

夏天，永远有青草的味道。

这是马儿最好的季节。

我喜欢在阳光弥漫的客厅里，吃点，喝点，把自己弄得舒舒服服的。哥哥说过：

人要是连吃都吃不好，做什么事都没有意义了。

同学们从不喝下午茶，就算有点想吃虎皮蛋卷的，也被 APHEX TWIN 吓跑了。设计师说，我倒无所谓，不过要到下周跟导师捣完浆糊才能来。老头子说，倾菱空笼的，我可不敢来做客。小阿弟说，阿姐，自从来英国后，你怎么从来不换唱片，我们一听 APHEX TWIN 就恶心。

吾-欢-喜。

他们又该嘲笑我的发音了。我从小不会说我这个字。

邻居们也全去旅游了。

以前没有电话的时候，每一个意外到来的客人都会让家里变得像过年般热闹。过年时，来的客人更多，有带给哥哥枪和连环画的客人，也有帮我买烟火的，但最令我难忘的永远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客人。仿佛他一走，年也过完了。

我索性关了手机，提前打开了香槟。喝了一杯后，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我所有的记忆都集中在客厅里，而且是夏天的客厅。美丽的夏天都是在客厅里度过的。

这个念头让我很快又开始发闷了。我想了许多事情，想了以后——不是计划，只是想。

太阳换了个角度，开始晒我的脚了。

我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那首诗：

“……顺着水流寻找，
逆着霞辉跛行。”

我想象中的是一大帮子人浸在河里，在中午很热的时候，边洗澡（可能还互相搓背）边等待着审判。

可哥哥的解释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

小时候，在哥哥的影响下，我说我也喜欢看书了。

不过我只喜欢诗歌，因为他符合我的性格。

哥哥听了很高兴，拿了一本书翻给我看：“……学者推测她的生命将为诗控制。”

这说的是另一个艾米莉。

我觉得诗歌里总是充满着智慧，智慧里总是充满忧伤。我只得老老实实在地告诉哥哥，因为诗歌就是瞎七搭八地讲闲话，所以吾-欢-喜。

哥哥哭笑不得地走开了。不过,我真的热爱诗歌。而且我发现,自从我开始喜欢诗歌后,我就无法写文章了。我只会颠三倒四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但是,我讲故事的能力却大为提高。许多人都喜欢听我结结巴巴地讲奇奇怪怪的故事。

那些故事其实是哥哥想出来的。他舍不得告诉别人,他喜欢秘密。

小时候只要发现他和爷爷一起来幼儿园接我,我就知道了他有新故事要在路上讲给我听。

我可以一边吃爷爷买的棉花糖,一边听免费的故事。

哥哥说他的故事比孙敬修老爷爷的好,他的诗比圣野老公公的好。

小时候……噢,先得告诉你,我有一个习惯,我说“小时候”的意思,就是你们说的“从前、以前、老早、前头、昨天、刚刚……”。因为,我小时候从来记不住这些词的区别:

有一回,哥哥拒绝了二流子他们一起去玩扮洋娃娃,他说那是小小朋友玩的。

他们就来问我,我说我小时候没玩过,不会玩。

于是他们就接受了我的表达方式,幼儿园的玩伴也接受了,哥哥的同桌们也接受了,……最后连我现在的导师也接受了。

他说你是我带过的中国学生里最聪明的一个。我觉得他也很聪明,因为他知道我最聪明。

导师给了我满意的成绩,也是我从认字以来的最好成绩。我回去总算可以不被哥哥训斥了。我很得意,甚至

约了意大利人准备去世界中心。

其实我还是有点想去利物浦。有一次我几乎已经到了披头士纪念馆,但突然没了兴致,因为我想到了小时候和哥哥的一次争吵:

“依这样活了自己没劲,依还弄得家里人没劲,依想做什么?”

居然被我一语中的。哥哥输了平生第一次嘴仗,开始将所有的书打包。

“依要做什么?”

“扔掉。”

“钞票买的。依爷娘钞票买的,你有什么资格扔?”我的逻辑思维就是在那时恢复记忆的。

哥哥后来说他学生时代最郁闷的事情就是进了上外最好的系。我觉得在他那个年纪还会这么想未免有点太幼稚。

现在我体会到了。我变得越来越象他了,我居然会站在纪念馆门前为进去的意义考虑许久又回来了。

我也觉得没有意义了。

后来哥哥认识了些人,他不再给我讲故事了。我不知道是他没有故事了,还是不再愿意讲给我听了。有一次趁他心情好,抓紧时间问了他。他一怔,迅速回答我说:

“作家费尽心思制造着自己的迷宫,却被未来更有经验的读者轻松穿过。”

我问他是谁说的。

“汪海藏。”

这是一个和何谟截然相反的人。我很讨厌何谟，可也不喜欢汪海藏。

不过哥哥是很傲气的人，在我出国前给我讲了一个故事的开头，我彻底搁牢了。

“后来呢？”

“等你回来再讲给你听。”

他很得意。

我就快要回去了。我想到了这个故事。

吃虎皮蛋卷是那天在唐人街时老头子的灵光乍现，他说丹麦卷做得有点象他小时候（他们都喜欢用我的切口）在哈尔滨食品商店里吃过的虎皮蛋卷。于是他们决定让我试着做做，准备尝尝八十年代初的糕点，顺便听听我的故事。

我看着他们心不在焉的样子，有点恼火。

“从前有一个人……”

老上海啊？

“革命过失败了……”

小阿弟头也不抬地在看着房价表，他们和我从前一样，整天喊打喊杀地要做生意。

“恋爱过也失败了……”

女朋友漂亮吧。老头子咽了一口蛋糕，最好是长头发的。

“短发！”我气呼呼道。

继续。

“翻译也做不下去了……”

退出文坛？作家的故事？周仓有了点兴趣，她在读比较文学。

“也不是。”

我拍掉了设计师手里的《HEAT》。

“圣马丁的同志，你能想象一个人把所有失败和追求过的东西放在他设计的一个房子里吗？”

“后来呢？”设计师终于发问了。

我有些得意。拿了特意买的刀又慢又仔细地将虎皮蛋卷切得又薄又挺，他们全看着我。

“后来呢？”

他们齐声发问。

“这个设计是一个壳，一个幻想，也是一个真实的房子。”

在哪里，是在上海吗？温州小阿弟闪闪发光。真的话我要马上打电话给爸爸。

“是真的。”

我把从哥哥那里听来的故事结结巴巴地讲了一遍，他们就在客厅里讨论了起来。到了两点，还没有走的意思。

“我要放 APHEX TWIN 了。”我忍无可忍，我后天要和意大利人碰头呢。

就走就走，你回去后知道了结果赶快告诉我们。设计师把我拉到了一边，艾米粒，阿拉顶有数了，依阿哥有 E-

MAIL 吗？

我微笑着告诉她：

“依想也不要想。”

之后他们把这个故事起了个名字：艾米粒的秘密。尽管这个故事与我毫无关系。

就在我打算去世界中心的时候，我收到了哥哥发来的邮件，是一首歌，小男孩唱的，好象叫罗伯蒂尼。意大利语的，我除了“妈妈”两个字外什么也听不懂。

意大利人走了进来。我拉着她，她边跟唱边向我解释：

“妈妈，……我多么幸福，不用两地思念，你抚摩着我的发卷，慈爱地呼唤，又唱起当年的儿歌。……妈妈，让我的歌声永远和你做伴，有我陪伴，你就永远不会孤单……”

我知道哥哥要我给母亲带羊绒衫的含义了，这在本地人的语言里永远是温暖的象征。

哥哥以前训斥过我：“依格小人，依自己想想看，毕业后在家里待过几天？！你一点也不像我的妹妹。”

秋天来了，我感到了生存的压力。我原本想去导师那边工作的，我已经在注意离伦敦很近的房子了。可现在终于读懂了哥哥送我时的眼神和“异族”两字的含义：他既希望我有出息，又不愿意我离家太远。

我以意大利人的方式摆脱了意大利人策划的世界中

心之旅准备提前回家。

哥哥,我其实也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我这次回到家里就再也不想走了。

长不大也能成人

(1984)

沪上童谣有云：

正月里来踢毽子，
二月里来放鸽子，
三月里晌荠菜子，
四月里晌落花子，
五月端午裹粽子，
六月里晌拍蚊子，
七月棉花结铃子，
八月里晌吐瓜子，
九月里收葵花子，
十月里晌造房子，
十一月里切票子，
十二月里养个小儿子。



一年中不可能走得更远。

按照人们从前的愿望，美好的事物，即便是想象中的，如果出现，也应该是在漫长的等待之后。所以，11月也不应该那么圆满——这符合历史悲剧性的开场：

倒霉的大英首相降临人世时哭得格外响亮：他似乎已知道自己会成为这个职位上唯一被刺的不列颠人；第二天，路易十六的妻子对应出现；而萧老头也特意挑这一天金盆洗手，宣布从此不再冷嘲热讽了；第三天，意大利人贝里尼划好了五线谱；第四天，诗人在西线阵亡，“鲜红的嘴唇不再鲜红……”；第五天，会唱歌的美国牛仔骑着他的“枪手”走进西部；第六天，比利时人吹响了萨克司，老柴寿终正寝；第七天，伟大的革命！伟大的巨人！俄罗斯在欢呼：

让我们期待一个充满希望的婴儿吧！

于是，精彩的场景被推到了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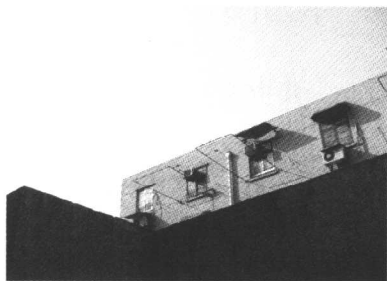
在艾米莉之后，柏辽兹睁开了透明而晦涩的眼睛。他看到了什么？

时间的终结：1793年始行的法兰西共和历在12年后完成了他的官方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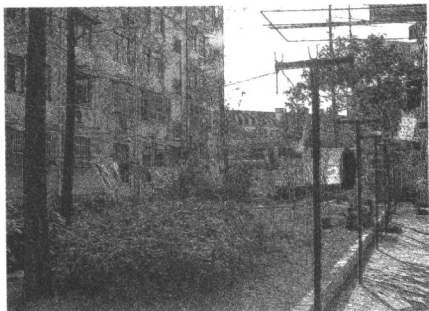
价值的终结：1960年底，大不列颠最后一次再说13世纪的造句：四个法寻等于一便士。法寻从此成了他们新的陈词滥调：这一点也不要紧；

地点的终结：1987年12月28日，不再有火车进驻的老北站尴尬地完成了他的使命。

幼时常感到莫名的悲伤，老是想跳上一列火车，逃往未知的远方。



我不是在头颈里挂钥匙的孩子，我没有跌倒过，父母总能陪着我。在我出生两年后，又多了个艾米粒陪我。可一到夜里，每个人都睡着了，我就会难过起来。我总会在夜里醒来，全身是汗。



很大的太阳总是从脚边开始把我晒醒。我抠着席子上渐渐磨出的洞，想到从今天开始，大我两岁的二流子他们都要上学了。

我们从小就在一个院落里生活，最多也不过是几条街的距离。到了幼儿园，还是这班人，简直玩疯了。中班的孩子教小班的把吃不下万年青饼干藏在绿的搪瓷碗底下，大班的孩子教会了中班的孩子在老师转身时学放屁声，上了学的孩子则带回了更多的东西。大人们在乘凉时，我们就搬着板凳往花园里躲，交流着每天的收获，我也在努力地学习着。慢慢地老师注意到了我，家访结束时总要和父母站在路口谈一会儿。

那天，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派去偷听谈话的艾米粒傻乎乎地对妈妈说，是哥哥要我来的。母亲回来时关起了门，板起面孔问道：“上次你和二流子一起唱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不是？”*东瓜皮，西瓜皮，小姑娘赤膊老面皮。*

“交关小朋友在唱的呀。”我不服气地说。

父母见我开始有轧坏道的苗头，怕带坏了洋娃娃般只会笑的艾米粒：“索性早一点读书。”查了规定，“只要罚十块钱”。他们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就象是同时想到了火攻的诸葛亮和周瑜。于是便涂改了户口簿，早早把我送进了离家很远的五小，为的是掩人耳目，却使我第一次面临分别。

在艾米粒震耳欲聋的哭声中（所有乘凉的孩子都跑出来看，二流子还喊了一句：老九不能走），我被连夜送到了外婆家。陌生的地方黑夜如时降临，我在恐惧中感到了寂寞。我气呼呼地缩在床上，开始设想如何逃回家边的铁路，跳上那班能把我带到远方的火车，让他们好好后悔后悔。我愤愤地构思了一个又一个自认为够狠够绝的方案，但最终的希望都寄托在呼啸而至的火车上。我在苦恼中昏昏睡去，醒来后却养成了一个习惯：此后但逢同龄的轻视或师长的奚落，我就会胡乱想起火车逃亡的计划。

然而世界只是一掌地图，每一寸土下都埋好了悲伤。火车已变得又慢又近了。

风景在倒退，火车在前进。

火车令人觉得踏实。过去的时间在想象中被换算成了偶尔还会有风景出没的地点。在回忆中，如果回忆的地点



还存在,时间就不会遥远。你应该庆幸你早已不记得那些事了。锈迹斑斑的铁轨曾负载着车窗外一个一个独立存在过的空间,每一处的铁轨都散发着不同的声音,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用他们的语言交流着他们之间的回忆。

遥想铁矿的形成是在怎样的一个年代,而当他们再次以钢轨的形式在地上生活时,面对的又是如何诡异的一个梦境。但他们没有一丝恐慌,默默地用笔直坚硬的身体承载着陌生的历史。

前天傍晚经过交大幼儿园时,看见一个男孩席地大号,母亲正哭笑不得地向他解释着:“礼拜天小朋友都不在了,明朝来好了。”男孩想了想,哭得更厉害了:“可我现在就要小朋友呀,我要小朋友啊!”

在那一刻,他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了。

孩子们太容易被夜晚拒绝了,然而却永远对早晨充满热情——“孩子们总是跌倒,可老不受伤。”



火车远去后,站台回到了原始的空旷。

每次火车从站台离开,我都会睁大眼睛。事实上,我那时就有些近视了,根本看不清司机的